

前年的夏天父亲在市人民医院做手术,陪护他的我在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一部叫《那年夏天》的中篇小说。要写的东西很多,写这个大概跟我受刺激有关,傍晚

小说我开了一个头:
“不能下水游泳的夏天,在那些烈日当头蝉鸣鼓噪的午后,少年正格只能想着水里的情景,想到哥哥正翔留下的笔记本里写的:‘我站在码头的台阶上,把自己当成一片打水漂的瓦片,用力投射向河里。到河里以后我会潜水,扎深一点让身体浮起来。这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沉浮之间耳鼓里听到心跳:砰、砰、砰……’声音特别强大和有节奏。扑腾一阵子后,翻过身来仰泳,脸上的水滚漾开去,亮晃晃的天空变得湛蓝,或者有一团像自己身体轻飘飘地摇摆的云朵,镇国寺塔就在不远的河心岛上,方形的塔顶经常显出一张脸,憨笑着盯在河面上……”

去年的夏天我回高邮,晚上到运河二桥去纳凉,回家又写了一段:

“这是大运河苏北的一段,河面宽阔有一百多米,水看不出在流动,只有在水里才能够感受到。水总是往北流的,徐徐缓缓。有逆流而上的轮船懒洋洋地拖着长龙一样的铁驳子,到梁逸湾这个湾子,注定要减速和摇头摆尾。这时是爬铁驳子的最好时机,河里游着的孩子会趁船主不备时跃身上船,上了船以后船主一般就不再对他们怎么样。”

到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必须把手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写完这篇小说了,因为夏天又要到来。

小说写得很顺,只几天就完稿了,整个过程觉得自己在解一个套。

青春期即将到来的正格胃口太好,总是觉得肚子饿,他在家偷东吃西,幻想着将北门大街上的冷饮店通吃一遍。而已经发育的留级生祁武则要和他探讨性方面的事情,央求他帮着讨好班上的漂亮女生苏晴。正格当工人的父亲很严厉,奉行棍棒教育,时不时给儿子几个火辣辣的镜头。夏日里,大运河是父亲为正格划的禁区,而叛逆的他想和伤害过他的父亲拧着干。一切缘起于正格哥哥在大运河的溺水身亡和一条肇事的叫赛猫的狼狗。

进城多年,闲散安逸的生活常常使我留恋起少年时代农村那段火热的麦收生活。

五月的乡村在柔和、平静了一个冬春之后,阳光照在身上已有几分灼热感,村子里也不自觉地骚动起来,男劳力在用心地整理挑把的担子、绳索,女人们在使劲地打草腰、磨镰刀,不日就要开镰收割了,因为即使不出村庄,也已嗅到从村外田地里飘来的阵阵麦子成熟的香味。

大清早我和母亲两人提着午饭,带着工具汇入收割的人流走向了田野。阳光下南大圩的千亩麦田一望无际,黄灿灿的,麦穗的爆裂声清晰在耳。走进自家的那块狭长的责任田,我和母亲从两头割起,当猫腰在高高的麦秆间,清风消失了,只有翻滚的热浪扑面而来,燥热难当,刚才的兴奋劲、收割的热情一下子减退了不少。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父亲在外乡工作,母亲又多病,我虽然时常在放农假的时候到田里帮忙,但对收割这样的体力活还是力不从心。我割割歇歇,快到中午时分,不少人家靠着劳力多,田里的妻子已全部放倒在地,我们距离终点还很遥远。就在我沮丧的时候,几个割完回家吃饭的小媳妇大姑娘,路过我家的田头,一声不响地分开,挥起镰刀,三下五除二,就撂下了一大片,田里的妻子已所剩无几了。这样的好人好事在今天也许可以传为美谈了,但那时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万分感激。

夜幕降临,远处圩头上的树木已模糊成连绵的黛影,麦田里喧闹的人声也已沉寂下来。我和母亲用了半天的时间将麦子捆好,一担担地运到与别人家借的停在几百米外的水泥船上,码实了之后我立在船头掌控方向,母亲则在船尾撑船,向还有几里远的打谷场进发。此时白天的暑气已经消退,河面上飘来丝丝凉风,尽管一天的劳动很累,但麦收已经完成了最为艰巨的工作,所以心情格外地愉快。皎洁的月亮升挂在旷野的东方,河面上波光粼粼,船稳稳地行进在波平如镜的河面上,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铜号般的野鸡的叫声,母亲手中的竹篙从水里提起的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使我倍感夏夜的宁静与美好。当我们在场头堆放好麦把,船只进入村庄的河湾时,各家的灯火在眼前闪亮,鸡鹅进栏的声音,大人招呼小孩归家的声音,夹杂着几声狗吠传入耳鼓,心里顿然滋生一股归家的温馨。

脱粒将麦收的战场转移到了场头。柴油机发动,带着“牙齿”的滚筒飞转,人们各就各位:分把、传送,推把,捡草,拖麦。麦把从“老虎”嘴里,随着“呜”地一声,飞出老远老远,站在把位上的把手就像一位填弹的炮手,尽管满脸乌黑,眉毛上、鼻孔里、嘴巴边落满了灰尘,但仍然目光如炬,神情严肃,异常威武,让人好生羡慕。于是我也很想威武一次,便移到把手位置上,麦把还没推入,把手便大吼一声:“你开什么玩笑,到一边去!”不由分说就将我推开,“还用目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只好

有关那年夏天

□ 王树兴

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少年正格,在家长高压教育之下叛逆而又实质懦弱,很可能变成一个问题少年。而就在这个时候,正格哥哥的好友,出去躲避正格父亲责备的欣鹏

回来了,已成青年的他是回来为父亲报仇的。大运河边,欣鹏和正格相遇并像哥哥一样教正格游泳,培养他的勇敢。

于是少年正格沉闷的夏日开始有愉悦和欢欣,“过大运河”成为正格的成人礼,自信勇敢起来的他也改变了父亲,更是领受到父亲严厉背后的脉脉温情。从灰色套子里挣脱出来的正格,在小说的结尾当着父亲的面一头扎进大运河里,他想起哥哥日记里写的:“扑腾一阵子后,翻过身来仰泳,脸上的水滚漾开去,亮晃晃的天空变得湛蓝,或者有一团像自己身体轻飘飘地摇摆的云朵……”

忍不住,我在小说的最后又加上这么一句:一切很优美。我没有将这篇小说在手上捂一天就投稿给王跃文主编的文学期刊《文学界》,时间不长编辑回信了,竟然是我喜欢的作家郑小驴,他说小说留用,写得很扎实。郑小驴是八零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他这句“写得很扎实”让我心里很踏实,这是一个小说写得非常好的人对我作品的评价。我知道小说会很快发表,因为夏天就要来了。果不其然,郑小驴没过多久就通知我,小说放“六月头条”栏目,编委会的其他老师也很喜欢这部作品。其时,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传来。

《文学界》在将《那年夏天》发表后,引起了几家选刊的关注,一家专门选中篇小说的编辑给我微博私信,说有点遗憾,他们刊物下一期要做省青年作家专辑;而《中华文学选刊》做了“佳作点评”;幸运的是我最看重的选刊,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通知我,他们在八期选上《那年夏天》。八月份,今年的夏天,成为我的丰收季,刘醒龙主编的《芳草》双月刊也要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移风易俗》。

在此,谨以拙作《那年夏天》献给畅游在高邮大运河的朋友们,扑腾在里面的小朋友,以及我儿时的伙伴张勇、毛定安、卞小峰他们。

我们很幸运,生长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畔,曾经的成长与她息息相关。

致敬——家乡的母亲河,我的、我们大家的大运河!

悻悻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少不更事的我多年后才体会到那种严厉的背后是乡亲对我的一种爱护,填把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在那时伤人事故经常发生。麦秸横七竖八地从“老虎”嘴里吐出,迅速地被分列在“老虎”前面两侧的几名妇女分捡出来拖走;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流进一只只大笆斗里,又被守候在一旁的壮劳力拖到一边的麦堆上了。麦堆越积越高,草垛越堆越大。打谷场上,机声隆隆,人们穿梭来往,一派繁忙的景象。

经过紧张激烈的抢收脱粒后人们似乎可以喘口气了,现在只要将秕子与谷粒分开,然后翻晒晾干即可。扬谷子是个技术活,它要把握准风向、风力和扬谷子的时间、角度,这样才能将秕壳与麦粒清清楚楚地分开。友干爷子(“爷子”是对年龄小而又与父亲同辈的人的一种称呼)是这方面的好手,人们都喜欢请他,他也乐意代劳。天空湛蓝,白云悠悠,是扬谷子的好日子。他在一座偌大的麦堆旁站立,环顾四周,神情自若,然后操起一锨麦子,稍待了片刻,便举手扬起,那锃亮的扬锨在阳光下闪出一道弧光,黄澄澄的麦子便纷纷落在脚前不远处,而秕壳则悠悠地飘向远处,秕谷分得是井水不犯河水。他的动作是那样的优美洒脱,他手握扬锨,立在阳光之下,岿然不动的身影就像一尊雕塑。这哪里是在劳动,这是一个

麦收的日子

□ 高耀光

农民在广阔的天地间的艺术创造。劳动是美的,美无处不在,她需要你去感受,去创造。更有趣的是,有时天空好长时间感觉不到一丝风花,可友干爷子似乎有一种魔力,只听他“嘘嘘”了几声,一锨上去秕壳谷粒便真的能够纷纷扬扬飘洒开来,这让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跃跃欲试,友干爷子很和善地教我如何看风,如何举锨,可当我一锨上去,秕壳谷粒没有分开,却倒回下来,弄得我满头满脖子都是。友干爷子笑呵呵地一边拍去我头上的麦子,一边说:“还是读你的书去吧。”

农村麦收的日子是紧张而艰苦的,它让我懂得了农民的艰难,劳动果实来之不易;劳动也锻炼了我,培养了我不怕吃苦的精神,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同时又是甜蜜的,在我家因没有劳力农事举步维艰的时候,是那些纯朴、善良的乡亲们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还有乡村的清风、静穆的河流、树木掩映下的村庄赋予了我恬淡沉静的性格、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当我置身在喧嚣的城市里的时候,我便格外想念那段麦收生活,想念儿时乡村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处于成长关键时期的少年正格,在家长高压教育之下叛逆而又实质懦弱,很可能变成一个问题少年。而就在这个时候,正格哥哥的好友,出去躲避正格父亲责备的欣鹏

回来了,已成青年的他是回来为父亲报仇的。大运河边,欣鹏和正格相遇并像哥哥一样教正格游泳,培养他的勇敢。

于是少年正格沉闷的夏日开始有愉悦和欢欣,“过大运河”成为正格的成人礼,自信勇敢起来的他也改变了父亲,更是领受到父亲严厉背后的脉脉温情。从灰色套子里挣脱出来的正格,在小说的结尾当着父亲的面一头扎进大运河里,他想起哥哥日记里写的:“扑腾一阵子后,翻过身来仰泳,脸上的水滚漾开去,亮晃晃的天空变得湛蓝,或者有一团像自己身体轻飘飘地摇摆的云朵……”

忍不住,我在小说的最后又加上这么一句:一切很优美。我没有将这篇小说在手上捂一天就投稿给王跃文主编的文学期刊《文学界》,时间不长编辑回信了,竟然是我喜欢的作家郑小驴,他说小说留用,写得很扎实。郑小驴是八零后作家的领军人物,他这句“写得很扎实”让我心里很踏实,这是一个小说写得非常好的人对我作品的评价。我知道小说会很快发表,因为夏天就要来了。果不其然,郑小驴没过多久就通知我,小说放“六月头条”栏目,编委会的其他老师也很喜欢这部作品。其时,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传来。

《文学界》在将《那年夏天》发表后,引起了几家选刊的关注,一家专门选中篇小说的编辑给我微博私信,说有点遗憾,他们刊物下一期要做省青年作家专辑;而《中华文学选刊》做了“佳作点评”;幸运的是我最看重的选刊,中国作家协会的《小说选刊》通知我,他们在八期选上《那年夏天》。八月份,今年的夏天,成为我的丰收季,刘醒龙主编的《芳草》双月刊也要发表我的中篇小说《移风易俗》。

在此,谨以拙作《那年夏天》献给畅游在高邮大运河的朋友们,扑腾在里面的小朋友,以及我儿时的伙伴张勇、毛定安、卞小峰他们。

我们很幸运,生长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畔,曾经的成长与她息息相关。

致敬——家乡的母亲河,我的、我们大家的大运河!

悻悻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少不更事的我多年后才体会到那种严厉的背后是乡亲对我的一种爱护,填把是一项很危险的活,在那时伤人事故经常发生。麦秸横七竖八地从“老虎”嘴里吐出,迅速地被分列在“老虎”前面两侧的几名妇女分捡出来拖走;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流进一只只大笆斗里,又被守候在一旁的壮劳力拖到一边的麦堆上了。麦堆越积越高,草垛越堆越大。打谷场上,机声隆隆,人们穿梭来往,一派繁忙的景象。

经过紧张激烈的抢收脱粒后人们似乎可以喘口气了,现在只要将秕子与谷粒分开,然后翻晒晾干即可。扬谷子是个技术活,它要把握准风向、风力和扬谷子的时间、角度,这样才能将秕壳与麦粒清清楚楚地分开。友干爷子(“爷子”是对年龄小而又与父亲同辈的人的一种称呼)是这方面的好手,人们都喜欢请他,他也乐意代劳。天空湛蓝,白云悠悠,是扬谷子的好日子。他在一座偌大的麦堆旁站立,环顾四周,神情自若,然后操起一锨麦子,稍待了片刻,便举手扬起,那锃亮的扬锨在阳光下闪出一道弧光,黄澄澄的麦子便纷纷落在脚前不远处,而秕壳则悠悠地飘向远处,秕谷分得是井水不犯河水。他的动作是那样的优美洒脱,他手握扬锨,立在阳光之下,岿然不动的身影就像一尊雕塑。这哪里是在劳动,这是一个

麦收的日子

我喜欢荷塘,而且从小就喜欢拜望荷塘。我记得我家老屋的后面就有一个百年荷塘。每逢春暖花开,荷塘里就热闹起来了。那小荷叶先是冒出小尖尖,然后就会在水面悄悄地变成一摊嫩绿,它先是泛着鹅黄色,上面打看绉,浮在水上被风一吹,晃悠悠的煞是好玩而可爱。到了盛夏,我总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划着用大木桶做的小船儿在荷塘里尽情地穿行、漫游,即使身上被荷茎上的刺划出一道道血杠也不在乎。我们采摘着荷花采摘着莲蓬,还不时地拾些爬在荷茎上歇气的青螺蛳;要是太阳火了,我们便随手掰上一顶荷叶戴在头上遮阳……

儿时荷塘里的故事就像那满塘数不尽的张张荷叶,充满着天真,写满了童趣。老荷塘是珍藏在我心中最圣洁的一块地方。时至今日,现在的我才真正领会和读懂了它博大、和谐、干净的内涵。

前几天我回家乡,临离开时又忽然想起了老家后的那块老荷塘。老荷塘还在,只不过是它两头的坝头都开了,死塘变成了活塘,死水变成了活水,荷花正热烈地盛开着,荷叶也通人性似的随风摇曳向我招着手哩。老邻居阿红大妈对我

里下河丰腴的土地,充满着水乡灵气,这里有诗歌蕴藏的土壤。王三宝来自里下河水乡,他生在里下河,长在里下河。他诗歌的根也在里下河,他因这丰腴的土地而迸发出诗性的光芒。

我读过王三宝上百首诗歌,他的诗与亲情风物有关、与乡村泥土贴近、与

亲情是写作永恒的主题,他写过大量的亲情诗章,如《母亲的斗篷》《母亲笑了》《岳母》等。《母亲的斗篷》以“斗篷”为物,描写了农村劳动妇女的淳朴和辛劳,是乡村劳动妇女的缩影。

《圩上那棵树》是他早期的作品,印象极为深刻。

“绿一天天加深/黄叶缤纷田野的梦/欢欣与痛苦的年轮/在生活的阡陌中交替”“田间那位大嫂/四季心语/繁茂了圩上的那棵树/……/不管是思念的黄/还是憧憬的绿/珍藏在欢欣的回忆里/等待期盼的时刻/慢慢打开/诉说发生在叶子里的故事”。这是一首抒写亲情的现实体裁诗歌。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观察、关注着农村。当前农村由于许多家庭中的孩子和丈夫外出务工,留守妇女较多。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现状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

《高邮麻鸭(组诗)》写麻鸭觅食:“鲜活的/小鱼小虾青螺/圆了麻鸭的梦/催生鲜红的太阳”“甩去贴在嘴边的水草/抖掉追逐时的紧张、疲劳/轻松地叫一声:/嘎——嘎——嘎”。作者生活在农村,多处可见麻鸭养殖,因此写得如此生动形象。

《农忙时节》《稻穗》《返耕》等作品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虫鸣/鸟叫留不住/城市大街小巷的混响/怎么听/还是铁牛/犁田的声音清脆嘹亮/被霓虹赶出的月亮/静享田园风光/看惯了‘谷神’吐出的饱满/听惯了播种机飞扬的希望/一大片/一大片/翻滚的向往/腰包鼓起生活的小康/承包土地上/喜悦一只小鸟/在温馨的巢旁眺望”(节选《返耕》),他熟悉“三农”,他用清纯、朴实的文字表达了返耕者的一种轻松和愉悦。他的诗正验证了他的诗歌观:朴实如田边野花,灵动如山间泉水。

里下河四季分明,《冬韵》《新绿》《雪的苦衷》等较为突出。《冬韵》中“小河/思念温暖的怀抱/太久/瘦了身子……”,这首诗极有人情味且深沉含蓄。《雪的苦衷》以“雪”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辩证地思考,“雪”的意象给人较多遐想空间。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并通过一系列里下河水乡的景物,描摹出这一方水土令人神往的韵味。

王三宝不是一个固封在农村里下河的人,他在关注身边风物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诗笔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抒写里下河。诗歌《三阳河》反映了时代变迁,民心工程造福于民。《服装女工的心事》《踩三轮车的》《李二走出鱼塘小屋》《养虾人》等则以平民心态、心境烘托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浪花。

王三宝的诗歌创作从未中断,特别是诗集《青青草》出版后,又有一批新作散发在全国诗刊上。就像青青草,虽渺小却表现出强大的创作生命力。近几年,他的诗歌明显脱离了用直露的语言表达主题意图。“瘦了的小河/轻得站起来/裸露粗糙臂膀/拥抱村庄的悠逸、安详/几缕淡淡炊烟/稀疏乡村暖洋洋的梦/……”,诗味更浓,诗笔驾驭更趋娴熟。

王三宝在他的《我写诗》中写道:“一碟小菜/一杯酒/细嚼/嚼出日子的甜美/慢饮/饮出生活的醇香。”他用业余时间诗歌的土壤里耕耘,用诗笔在讴歌、思考和感悟。

王三宝从写第一首诗歌开始,始终关注着他周边的生活和里下河风情。乡土、乡景、乡情、乡韵见诸笔端,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是一位里下河水乡诗情的守望者,期待他有更多的好作品呈现我们的面前。

拜望荷塘

□ 韩世凯

周末的傍晚,我带着相机发意拜望一下近郊的那个荷塘。我驱车不远,便见到了久违的它。此时,我眼前的荷塘,绿色一望无际,如浪连天,朵朵荷花点缀其间,它们淡淡地散发着一股特有的芳香;那硕大的荷叶下还时不时地传出小青蛙们“呱呱、呱呱”跳水的清脆声响,几只红蜻蜓悠然地绕着花朵盘旋飞翔,一群无名水鸟贴着荷叶飞快地低空掠过,留下一串串委婉而甜润的鸣叫,惊得荷叶上的水珠滑溜溜地打着转儿。此情此景让人好不惬意。

我喜欢荷塘,而且从小就喜欢拜望荷塘。我记得我家老屋的后面就有一个百年荷塘。每逢春暖花开,荷塘里就热闹起来了。那小荷叶先是冒出小尖尖,然后就会在水面悄悄地变成一摊嫩绿,它先是泛着鹅黄色,上面打看绉,浮在水上被风一吹,晃悠悠的煞是好玩而可爱。到了盛夏,我总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划着用大木桶做的小船儿在荷塘里尽情地穿行、漫游,即使身上被荷茎上的刺划出一道道血杠也不在乎。我们采摘着荷花采摘着莲蓬,还不时地拾些爬在荷茎上歇气的青螺蛳;要是太阳火了,我们便随手掰上一顶荷叶戴在头上遮阳……

儿时荷塘里的故事就像那满塘数不尽的张张荷叶,充满着天真,写满了童趣。老荷塘是珍藏在我心中最圣洁的一块地方。时至今日,现在的我才真正领会和读懂了它博大、和谐、干净的内涵。

前几天我回家乡,临离开时又忽然想起了老家后的那块老荷塘。老荷塘还在,只不过是它两头的坝头都开了,死塘变成了活塘,死水变成了活水,荷花正热烈地盛开着,荷叶也通人性似的随风摇曳向我招着手哩。老邻居阿红大妈对我

王三宝:里下河诗情的守望者

□ 吴前昌

里下河丰腴的土地,充满着水乡灵气,这里有诗歌蕴藏的土壤。王三宝来自里下河水乡,他生在里下河,长在里下河。他诗歌的根也在里下河,他因这丰腴的土地而迸发出诗性的光芒。

我读过王三宝上百首诗歌,他的诗与亲情风物有关、与乡村泥土贴近、与

亲情是写作永恒的主题,他写过大量的亲情诗章,如《母亲的斗篷》《母亲笑了》《岳母》等。《母亲的斗篷》以“斗篷”为物,描写了农村劳动妇女的淳朴和辛劳,是乡村劳动妇女的缩影。

《圩上那棵树》是他早期的作品,印象极为深刻。

“绿一天天加深/黄叶缤纷田野的梦/欢欣与痛苦的年轮/在生活的阡陌中交替”“田间那位大嫂/四季心语/繁茂了圩上的那棵树/……/不管是思念的黄/还是憧憬的绿/珍藏在欢欣的回忆里/等待期盼的时刻/慢慢打开/诉说发生在叶子里的故事”。这是一首抒写亲情的现实体裁诗歌。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观察、关注着农村。当前农村由于许多家庭中的孩子和丈夫外出务工,留守妇女较多。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现状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

《高邮麻鸭(组诗)》写麻鸭觅食:“鲜活的/小鱼小虾青螺/圆了麻鸭的梦/催生鲜红的太阳”“甩去贴在嘴边的水草/抖掉追逐时的紧张、疲劳/轻松地叫一声:/嘎——嘎——嘎”。作者生活在农村,多处可见麻鸭养殖,因此写得如此生动形象。

《农忙时节》《稻穗》《返耕》等作品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虫鸣/鸟叫留不住/城市大街小巷的混响/怎么听/还是铁牛/犁田的声音清脆嘹亮/被霓虹赶出的月亮/静享田园风光/看惯了‘谷神’吐出的饱满/听惯了播种机飞扬的希望/一大片/一大片/翻滚的向往/腰包鼓起生活的小康/承包土地上/喜悦一只小鸟/在温馨的巢旁眺望”(节选《返耕》),他熟悉“三农”,他用清纯、朴实的文字表达了返耕者的一种轻松和愉悦。他的诗正验证了他的诗歌观:朴实如田边野花,灵动如山间泉水。

里下河四季分明,《冬韵》《新绿》《雪的苦衷》等较为突出。《冬韵》中“小河/思念温暖的怀抱/太久/瘦了身子……”,这首诗极有人情味且深沉含蓄。《雪的苦衷》以“雪”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辩证地思考,“雪”的意象给人较多遐想空间。他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并通过一系列里下河水乡的景物,描摹出这一方水土令人神往的韵味。

王三宝不是一个固封在农村里下河的人,他在关注身边风物的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诗笔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抒写里下河。诗歌《三阳河》反映了时代变迁,民心工程造福于民。《服装女工的心事》《踩三轮车的》《李二走出鱼塘小屋》《养虾人》等则以平民心态、心境烘托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浪花。

王三宝的诗歌创作从未中断,特别是诗集《青青草》出版后,又有一批新作散发在全国诗刊上。就像青青草,虽渺小却表现出强大的创作生命力。近几年,他的诗歌明显脱离了用直露的语言表达主题意图。“瘦了的小河/轻得站起来/裸露粗糙臂膀/拥抱村庄的悠逸、安详/几缕淡淡炊烟/稀疏乡村暖洋洋的梦/……”,诗味更浓,诗笔驾驭更趋娴熟。

王三宝在他的《我写诗》中写道:“一碟小菜/一杯酒/细嚼/嚼出日子的甜美/慢饮/饮出生活的醇香。”他用业余时间诗歌的土壤里耕耘,用诗笔在讴歌、思考和感悟。

王三宝从写第一首诗歌开始,始终关注着他周边的生活和里下河风情。乡土、乡景、乡情、乡韵见诸笔端,作为一名乡村教师,他是一位里下河水乡诗情的守望者,期待他有更多的好作品呈现我们的面前。

拜望荷塘

□ 韩世凯

周末的傍晚,我带着相机发意拜望一下近郊的那个荷塘。我驱车不远,便见到了久违的它。此时,我眼前的荷塘,绿色一望无际,如浪连天,朵朵荷花点缀其间,它们淡淡地散发着一股特有的芳香;那硕大的荷叶下还时不时地传出小青蛙们“呱呱、呱呱”跳水的清脆声响,几只红蜻蜓悠然地绕着花朵盘旋飞翔,一群无名水鸟贴着荷叶飞快地低空掠过,留下一串串委婉而甜润的鸣叫,惊得荷叶上的水珠滑溜溜地打着转儿。此情此景让人好不惬意。

我喜欢荷塘,而且从小就喜欢拜望荷塘。我记得我家老屋的后面就有一个百年荷塘。每逢春暖花开,荷塘里就热闹起来了。那小荷叶先是冒出小尖尖,然后就会在水面悄悄地变成一摊嫩绿,它先是泛着鹅黄色,上面打看绉,浮在水上被风一吹,晃悠悠的煞是好玩而可爱。到了盛夏,我总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划着用大木桶做的小船儿在荷塘里尽情地穿行、漫游,即使身上被荷茎上的刺划出一道道血杠也不在乎。我们采摘着荷花采摘着莲蓬,还不时地拾些爬在荷茎上歇气的青螺蛳;要是太阳火了,我们便随手掰上一顶荷叶戴在头上遮阳……

儿时荷塘里的故事就像那满塘数不尽的张张荷叶,充满着天真,写满了童趣。老荷塘是珍藏在我心中最圣洁的一块地方。时至今日,现在的我才真正领会和读懂了它博大、和谐、干净的内涵。

前几天我回家乡,临离开时又忽然想起了老家后的那块老荷塘。老荷塘还在,只不过是它两头的坝头都开了,死塘变成了活塘,死水变成了活水,荷花正热烈地盛开着,荷叶也通人性似的随风摇曳向我招着手哩。老邻居阿红大妈对我

高兴地说:“这荷塘太老了,有百十多年了。它污泥有米把深,去年搞新农村才清理的。现在莲藕的品种也换了,听说,这品种还上过

太空,好着呢!”听着大妈自豪的夸赞,看着满塘的碧绿,闻着甜甜的荷香,此时的我满足了,放心了。因为,我已知道我以前的担忧是多余的。我不知在多少个梦里,总是害怕我记忆中的老荷塘被人“改造”了。
每年我都要去拜望荷塘,这似乎成了我多年的一种习惯或者生活态度。我不是贪图它的那片景色,也不是喜欢它的那股芬香。我看荷塘,爱荷塘,更是因为它特有的大度和少有的清气。
我想,荷塘的大度是令人敬佩的。你看,它装满了绿色,充满了生机。荷叶、荷花、莲蓬、水草、小虫、飞鸟、小鱼生长其间,尽管时空紧凑,但它们无不和谐共生,俨然一个温馨的小社会、大家庭而让人羡慕不已。
荷塘的特有颜色是碧绿,这是象征着鲜活生命的一种颜色。大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而归附荷塘灵魂的还是被古今人们看好的它的那股清高之气。你看,它虽从污泥中崛起却不染一星尘埃,它虽盛开满池鲜花把美丽献给人间却不思讴歌赞美,它虽广结莲蓬把果实奉献却不想点滴回报,当叶枯花谢之时它还将生命的精华化作洁白甘甜可口的藕呈献于世,最终默默回归大地。
荷塘,永远是我心中的圣洁之地,它将永驻于我的心田。